

地

獄

門

中



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

地 狱 门 中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## 第八章 天伦泪

她，满面杀机，步步踏实，走来大模大样，简直目空一切。

卧龙堡主沧海独夫楚云飞看得心惊肉跳，身不由己的向后退了两步。

楚家三子和楚安等人寒意透心，晃身缩在了沧海独夫身后。

卧龙堡其余的妇孺家下人等，更是吓得面无人色，浑身战抖不已，一齐挤在大厅一角，好似待宰的羔羊。

田枫流目四望一下，耸耸肩胛，淡淡一笑，依旧傲然卓立。

金凤进得大厅，直走至田枫面前五尺许处才停了下来，冷冷的扫了他一眼，声势凌人的道：

“野小子，你准备怎么打？”

田枫引吭一啸，朗朗说道：

“随你的便！”

金凤嗤的一笑，道：

“也好，反正把你打死就完啦。”

话音未落，皓腕已举，当下翻腕吐力，一掌呼啸而出。

万恶谷的人着实名不虚传，一掌攻出，宛如惊涛骇浪，整个大厅笼罩在呼呼阴风之中。

她出手快到极顶，狠到极顶，田枫还来不及还手，紧接着又猛攻三掌。

三掌汇集一起，恍如海啸山崩，田枫一凛，闪身跃开，暗暗吃惊不已，认为她的功力要在两个妹妹之上。

田枫一避，金凤如入无人之境，纤掌挥舞间，刹那连毙卧龙堡的家下人等共一十二命。

一时间哀鸣四起，死尸横陈，人人岌岌可危。

金凤一招得手，盛气益炽，目注田枫，道：

“野小子，你还不快自缚伏诛，不然，小心姑奶奶把卧龙堡杀个鸡犬不留，然后再放一把火……”

话至此，田枫暴喝一声，道：

“别在此耀武扬威，给我滚出去！”

当下足踩七星，人抢中宫，施展出雷音八掌中功夫，挟呼呼风雷之声，劈面连攻七八掌。

适才田枫骤然受袭，屈居下风，金凤顿生轻敌之心，今见来掌奇诡奇绝，不禁一呆，全力招呼下七八掌后，人已被逼得退至大厅门口。

直看得卧龙堡内所有之人目定口呆，叹佩之心油然而生，沧海独夫楚云飞暗忖：

“这孩子好深的功力，可是，他怎么生得那样像他？万一真的是那个孽障，可如何是好……”

蓬！一声闷响冲霄而起，田枫和金凤在大厅门口硬对三掌，劲风撞在一起。

但闻金凤娇哼一声，被反弹之力震出大厅之外。

田枫也向后退了两三步才立身站稳。

身形一稳，立时扭头对卧龙堡主道：

“楚老前辈，快请将堡内家人下人等遣散，免遭池鱼之殃，在下今天决心要把她和夺命二鬼毁在此地！”

健步一探，穿门出厅，喝道：

“来，咱俩今天不死不散！”

“焦雷贯顶”，“力撼五岳”，两掌一气攻出。

金凤银牙一咬，道：

“你好快的动作!？”

当下掌出如剪，迎势疾上，用了足足十二成功力。

二人招招杀手，着着硬拚，眨眼间已对拆三十余招。

霍然，两掌接实，人影互撞，庭院中花草横飞，尘土滚滚。

金凤一手捧胸，花容发白，愣立当地。

田枫面色凝重，气喘吁吁，昂首而立。

卧龙堡主听毕田枫之言，深以为然，怕家下人等横遭不幸，当即下令四散，仅仅留下大子万里追风楚兆宇，三子三首天魔楚兆森，四子单掌伏虎楚兆南和长孙楚安，在厅门口观战待变。

楚安走至祖父身后，向外望了一望，道：

“爷爷，咱们干脆乘胜把万恶谷的这三个人干掉好啦，爷爷的功力素负盛誉，天下同钦……”

沧海独夫白眉轩动，缓缓说道：

“且慢，万恶夫人邪功入化，堪称空前，弄不好会招来毁宗毁派，连诛九族之殃……”

话未完，金凤一眼瞥见卧龙堡的人四散奔光，扭头对夺命二鬼道：

“别在此发愣，快上去把他们统统宰掉，一个也别剩！”

夺命二鬼闻言一诺，正待行事，忽闻田枫喝道：

“站住！”

屈指如钩，两指同时弹出，劲风直撞二人心窝要害。

二鬼不止一次败在乾坤指下，见状一呆，忙齐胸切了一掌，倏然闪身躲避。

田枫冷哼一声，屈指待发，面露杀机，沉声喝道：

“乖乖的站着别动，否则，我要你们立刻丧命乾坤指下！”

二鬼见他又屈指待发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气，相视一愣，面无人色。

金凤看在眼里，不由怒火中烧，粉腿一抬，把夺命二鬼踢得倒退三步，忽的娇躯疾转，冷笑道：

“我就不相信你那乾坤指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姑奶奶倒要试上一试！”

说着，双掌一搓，连人带掌扑去。

田枫闻言独臂一振，绕体疾划一周，然后屈指待发，漠然言道：

“却之不恭，你接着啦！”

话落招出，指风如电，直向金凤掌风撞去。

一指弹出，无声无息，令人看不出威势何在？金凤嘴角刚刚挂上一丝冷笑，忽听“噗”的一响，来指已穿透掌风，疾取咽喉要害。

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忙双掌横胸疾划三匝，旋身而退。

她功力深厚，动作又快，居然分毫未损。

田枫一愣，心内暗惊，金凤娇叱道：

“野小子，姑奶奶请你尝尝‘玄阴掌’的味道。”

没见她怎样作势，阴风起处，蚀骨生寒，一股奇寒无比的劲风疾卷田枫全身上下。

田枫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冷颤，剑眉一皱，连弹两指。

那知，玄阴掌攻出之时，劲风旋滚，好似龙卷风一般，和指风一撞，立时相互抵消，化为无形。

金凤轻蔑一笑，神色跋扈，道：

“哼，我还以为你的乾坤指真有什么神出鬼没之效，原来不过如此……”

田枫一击无功，本以羞愤难当，闻言不禁豪情大发，运足全力，屈指连弹四指。

金凤不敢怠慢，急忙以玄阴掌迎敌。

四指一气弹出，劲风不绝如缕，金凤如何能抵受得了，但觉掌风被撞透穿，指风过处，好似铁杵一捣，赶忙双掌护

胸而退。

饶是如此，胸口之上已被指风扫中，陡然间血气翻滚，张口连吐三口黑血，面如死灰一般。

田枫疾进三步，傲然言道：

“怎么样？要不要再试一试？”

金凤双手捧胸卓立，扭头向鬼见愁霍仲，道：

“这小子的来龙去脉，你可探听过！”

田枫不等霍仲开口，便爽声说道：

“小侠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姓田名枫，专司和万恶谷作对之职，你准备怎么样？”

鬼见愁霍仲听得金凤呼唤，忙上前就所知说出一翻话语。

金凤听毕，沉吟一下，忽然面色微变，笑道：

“哦，朋友原来是三妹玉凤的相好的，幸会，幸会，看在三妹的情面上，姑娘放过今天，后会有期！”

话落人起，和夺命二鬼扬长而去。

田枫万万没想到她会含羞而去，当下呆了一呆，大声说道：

“你既然知难而退，小侠我也不为己甚，姑且给你一条悔过自新之路。你如有心未甘，在下愿随时候教，此事和卧龙堡毫无关系，若敢滥杀无辜，小心田枫把万恶谷夷为平地！”

话还没有说完，金凤和夺命二鬼已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忽见眼前人影闪动，卧龙堡主当先一掠而到，笑哈哈的



道：

“田少侠天人神技，盖世无双，老夫今天算是大开眼界啦。”

田枫忙肃容笑道：

“谬承过奖，愧不敢当，晚辈功浅技薄，难及老前辈万一。”

这时，万里追风楚兆宇和楚安等人也已来至切近，楚安老远就大声说道：

“田兄真了不起，兄弟万分佩服，万分佩服。”

卧龙堡内其他的人，听说田枫把金凤和夺命二鬼打跑了，大家都以惊奇感激的眸光望着他，叹佩感恩之声处处可闻，和他初入卧龙堡时，成强烈的对比。

田枫想想过去沿门乞讨，三年求师不遇的苦状，与眼前的景象一对照，不禁感慨万千，略一思忖之后，说道：

“妖妇肆虐，生灵涂炭，力惩万恶谷中人，原是义不容辞，诸位万勿过誉，不然在下就无地自容了。”

卧龙堡主伸手入怀，取出地狱狱主的信函，又细看一遍，正色说道：

“田少侠此时的成就，很可能比此人昔年行道江湖时还要高出一筹以上，但愿好自为之，别蹈他的覆辙！”

田枫一愣，心道：

“地狱狱主究竟是何来历？听卧龙堡主的口气，好像他曾有一段极不平凡的事迹……”

本想出言追问，却又不便启齿，闻言笑道：

“老前辈金玉之言，在下永铭五内就是。”

沧海独夫脸色忽然变得沉重起来，道：

“田少侠，将近二十年来，万恶谷的人一直昂首阔步，无敌天下，此番受辱，心然怀恨极深，不知可有破敌妙策，万一……”

田枫郑重其事的道：

“老前辈请宽心，在下离此之后，便要直奔衡山普济寺，多则一月，少则半月，普济寺便会发出英雄帖，号令天下英雄，讨伐万恶谷……”

卧龙堡主听至此，知他定和领袖武林的衡山普济寺有密切关系，心中更加肃然起敬，一面命人摆酒，一面说道：

“田少侠久战力疲，请回房去，一来为你接风贺功，二来也好详详细细的谈一谈。”

田枫沉吟一下，道：

“接风贺功，在下实在担当不起，如言浅酌清谈，共商破敌大计，晚辈自是欲拒无言。”

卧龙堡主哈哈一笑，拍拍他的肩膀，道：

“可以，可以，田少侠身负绝学，虚怀若谷，实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栋梁之才。”

说着话，手拉着田枫向左侧一间客厅走去。

万里追风楚兆宇和乃子楚安，以及三首天魔楚兆森，单掌伏虎楚兆南等四人随从接踵而行。

进得客厅，正中央早已摆好一桌极丰盛的酒席，巨烛高挑，明如白昼，酒醇肉香，满室生辉。

六人按宾主长幼依次入座，楚安提壶斟了满满的六杯酒。

卧龙堡主沧海独夫楚云飞举杯起身，说道：

“田少侠为了武林安危，仆仆风尘，功在天下，老夫敬你一杯。”

举杯就唇，一饮而尽。

田枫急忙起身干了一杯，道：

“老前辈快别如此，晚辈年幼无知，实在承受不起！”

他虽然一再谦虚，却敌不住别人对他的尊敬，直至楚兆宇三兄弟和楚安也敬过酒之后，卧龙堡主这才问及讨伐万恶谷的详情。

于是，田枫即席将所能直说明言的事说了一遍，最后郑重其事的道：

“他日普济寺道宏大师发下英雄帖之后，还请你老人家率诸位前辈英雄和楚安兄，共襄义举才好。”

卧龙堡主楚云飞道：

“那当然，那当然，只要衡山普济寺有一纸相召，卧龙堡莫不遵命！”

诸人边饮边谈，其情甚恰，宾主尽欢。

酒足饭饱之后，田枫起身说道：

“晚辈有要事在身，不敢久留，就此告辞啦。”

卧龙堡主一怔，望望天色，已是子夜时分，忙笑道：

“田少侠一身系天下安危，老夫本不敢相留，但现在子时将过，瞬将天明，无论如何还请在敝堡稍事歇宿，待天

明之后再走为安。”

田枫本来去意甚坚，但经楚安等人的一再挽留后，只好作罢，道：

“好吧，诸位前辈既然这样厚爱田枫，在下留宿半宵就是。”

卧龙堡主见他终于答允，忙命人把田枫带到一间偏僻而清静的客房里去。

沧海独夫父子兄弟因怕扰他安眠，也都归房就寝。

田枫连日奔波，又和金凤恶战颇久，确有点疲倦，来至客房后倒头便睡。

在蒙蒙梦境中，忽然划空传来一声悲啸……这啸声极端呛凉悲戚，令人不寒而栗，不忍卒睹。

田枫翻了一个身，挺身坐了起来，心道：

“刚才好像有异响……”

但侧耳细听一阵，却再也听不到什么。

当下转念想道：

“也许我劳累过度，发生错觉，还是好好的睡一觉吧。”

正待躺下，那悲凉啸声又传入耳中。

接着，隐约中传来一阵谈话声。

细细倾听之下，觉得说话之人间似是发生了严重的冲突，间或有一两声铁器交鸣之声。

田枫一怔，心说：

“莫不是万恶谷的人又来了，我出去看看吧。”

心意一决，立即翻身下床，循声电奔而去。

走不多远，眼前是一丛梧桐，那异响正是从梧桐丛中传出。

田枫不加考虑，放步走了进去。

梧桐深处，有一间勉强可避风雨的破瓦房，田枫小心翼翼的走过去一看，不禁浑身发凉，差点失声大叫。

目光触处，隐约中可以看到室内正中央，摆着一架一丈见方的大铁笼！铁笼中有一个须发蓬乱、满面油垢、耳目口鼻难辨的怪人，四肢曳着铁链，系于铁笼之中。

铁笼外面赫然站着楚家第四子——单掌伏虎楚兆南。

但闻楚兆南沉声说道：

“二哥，爹囚你在此，实是万不得已……”

笼中之人不等他说完，便道：

“四弟，你此来的目的可是又要劝为兄的吐露真情！”

他说话之时，声音甚重，须发乱颤，显得内心甚是激动。

楚兆南一怔，和颜悦色的道：

“小弟不敢，不过，咱们卧龙堡和伏虎庄之间仇深似海，世世代代绝不相容，二哥被伏虎庄女色所诱，已错之在前，如今若再不肯说出那婆娘和她所生孽障的下落，俾便斩草除根，杜绝后患，则将给咱们卧龙堡留下无穷祸患，二哥也……”

忽闻一声暴喝，震耳欲聋，笼中之人双臂一抖，铁链铮铮，咬牙切齿的道：

“住口，将近二十年来我不知听过几百遍了，你们口口

声声的骂他们是婆娘孽障，可知他们是我的妻子，我的儿子，他们同样的也是咱们楚家之人！慢说是四弟你，就是父亲他老人家亲身自来，我也绝对不能说出他们的下落，让你们杀了我的妻子，我的儿子！”

说至最后，声泪俱下，须发倒竖，痛苦到极点，也愤怒到极点！

单掌伏虎楚兆南一呆，后退两步，没敢再说什么。

田枫耳闻目见，心内大惊，暗忖：

“听那人的口气，他明明是卧龙堡主的亲生犯子，这……”

想至此，记起卧龙堡主对自己的诸般优遇，觉得这中间可能大有隐情，不可妄加猜忖。

楚兆南呆楞一阵之后，道：

“二哥，父亲他老人家的性情你是知道的，你如不将全部实情招出，他老人家是永远不会放你出来的！”

笼中之人仰颈长叹一声，泪下如雨，道：

“为兄的进入此笼之时，就没存再度走出的奢望，唯一令我死而难安者，是未能在临终之前再见妻儿一面。”

楚兆南也陪着他叹了口气，道：

“可是，二哥如坚持到底，万一他老人家一时气愤不过……”

笼中之人闻言似是十分安详而又沮丧，缓缓的道：

“为兄的近年来把生死之事看得很淡，如果父亲要置我于死地，也只好听天由命，无论如何，为兄的是断断不能间

接杀害我的妻儿!”

霍地，猛一抬头，寒月如电，声沉语重的道：

“四弟，去吧，多谈无益，徒伤弟兄们的和气，那件事为兄的心意坚如铁石，二十年前进入此笼时如此，今后也将如此，永远不会改变!”

单掌伏虎楚兆南寻思一下，道：

“好吧，小弟这就去，不过，爹爹近来性子十分暴躁，尤其……哎！……”

田枫闻田一惊，知他即将出房，忙闪身跃开，神不知鬼不觉的纵身隐在一棵高大茂密的梧桐树上。

身形堪堪隐好，楚兆南道声：

“二哥珍重”，穿房而出，迳向来路奔去。

田枫身在树上，心下暗自忖道：

“这个人的遭遇一定很悲惨，听他说似是不但妻离子散，而且不为父亲所容，要逼他说出妻儿下落，加以杀害，的确令人痛惜……”

他无父无母，对世间悲惨之事特别敏感，且极富同情心，觉得自己虽无法合家团圆，共叙天伦之乐，如能助别人夫妻父子重聚，也是大为快慰之事。

尤其亲生父亲，将自己亲生的儿子囚禁在铁笼中达二十年之久，这，的的确确不平常，一定有非常的原因。

在同情心和好奇心的推动下，田枫一跃下树，走进屋内。

还没有来得及开口，笼中之人见走进一个少年来，冲口

就道：

“孩子，你是我的孩子吧？快过来，让我好好的看看你！”

田枫一呆，知他定是思念妻儿过度所致，亦未在意，正色言道：

“老前辈，在下田枫，并非令郎！”

笼中之人甩开覆眼乱发，注目良久，叹息道：

“哎，老夫思念妻儿过度，一时失察冒犯，还望壮士海涵，不过，我那孩子如仍在世，倒可能也有你这么高了。”

田枫呆了一呆，道：

“哪里，在下不会放在心上的。”

笼中之人沉默片刻，又道：

“敢问壮士此来可是受家父之命……”

田枫急忙接道：

“不是的，在下由此经过，发觉室内有异，信步而入，并非受卧龙堡主之命，老前辈请别多疑。”

笼中之人听完似是宽解一些，道：

“老夫还以为你是家父派来取我性命之人，其实我死本不足惜，只是……哎！只是我的妻，我的儿……”

至此，悲从中来，居然像小孩子似的嚎啕大哭起来。

田枫睹状，倍感酸楚，强忍着瞋眶泪水，道：

“老前辈，在下和卧龙堡没有丝毫关系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笼中之人似是猛地一震，陡然间作了一个最大的决定，“噗通”一声，双膝跪在铁笼之中，头可及地，



虔诚恭谨之至。

田枫见状吓了一跳，忙不迭的也双膝跪地，道：

“老前辈，你老人家有什么事但说无妨，千万别这样。”

笼中人跪着说道：

“将近二十年来你是第一个进入此地的外人，老夫想求你代我寻访一下妻儿，不知可肯？”

田枫起身答道：

“可以，可以！老前辈快请起来。”

说着，上前伸手入笼，意欲扶他起来。

田枫道：

“要在下寻访绝无问题，但请告诉他们现在下落何方？俾便进行。”

笼中人慨然一嗓门，神伤已极，频频的摇着头，无限伤感的道：

“罢，罢，罢，老夫也不知他们生死下落何方？”

田枫一愣，道：

“这可是大为麻烦之事……”

忽然想起适才他和楚兆南所说的话，当下改口说道：

“老前辈，在下早先在屋外偶然听到……”

笼中人已会意，长叹道：

“哎！其实我如说不知妻儿下落，他们也不会相信，家父不把他们置之死地是绝不甘心的！”

田枫一怔，道：

“老前辈，卧龙堡主为何要蓄意杀害自己的儿媳和孙子？”